

廣

豐去聲

異

編

廣靈異編卷之十四

印月軒主人彙次

幻術部二

申毒國道人

無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即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
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
乃至燕都喜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
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
分一唱之音如真矣尸羅噴水為霧霧間數里闊
吹為疾風霧霧皆止天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

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繞一二寸稍至八寸而止
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則龍虎皆入耳中又飛口內
日則見人乘羽蓋駕鸛鵒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冒上面
聞衣袖之中轟二雷聲更張口則向所見羽蓋鸛鵒相隨
從口中出尸羅常坐日中漸二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
變為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
向之形呪術術惑神怪无穷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常因遊春醉卧漢水濱有一
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足恃徒我有一斧與君君但

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為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办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知華机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独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飽日枚潛知之即以厚賂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无以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必不死

敢留半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飛
之外也牧出常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
雙唯未成注目牧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
若不齋戒必不成耳牧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而歸
襄陽至曙牧失女求之不獲因前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
州牧密令探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
飛

猪嘴道人

洛陽李獻少年豪邁以財雄一鄉常薄遊阡陌間遇心愜
目適雖買一笑擲錢百万不靳宣和間某木守南郡解

卽還洛家富聲樂列屋一寵姬取殊秀天麗西都人家徒
妾以百數名倡千人莫能出其右嘗以暮春遊名園玩賞
牡丹偕侶相携穿花徑嚫望見元元如癡寄目不暫瞬姬
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心頗慕之兩人遙相注意俱不
能出言恨恨而去明日又邂逅於別圃度無由得狎方寸
憤亂搖搖若風中懸旌思得暫促膝成須臾驩罄百計不
就時有猪嘴道人者售異術於塵中能顛倒四時生物人
莫能識嚫獨厚遇忽造門求醉嚫欣然接納深思扣以其
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款且以誠告客初難之請
再三乃笑曰姑試為之嚫拜曰果遂願不敢忘報明日

往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付獻曰吾
去矣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願矣善藏此瓦無
念至則懷以來獻謹受教劃壁未幾剗然中聞竦身而入
徑趨曲室內斗帳畫屏極為華美婦卧其中宿醒未醒見
人驚起頰頰微怒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輒入房院誰引
汝來獻卻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真所願慕者婦人
亦悟而笑畧道曩事即登榻共卧相與極懽既而曰太守
且至即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
初瓦故在手攜還家珍秘於櫥過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款
曉經累月杳無人知曾其密友賈生者訝獻久不相遇意

其有奇遇潛伺所向迹至杜壇側歔歔而捨去曾請詰問
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賈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往邪如
不吾同當發其妖幻首於官且白某太守嚬甚懼曰今日
已暮矣俟明日同詣道人謀之拂旦往道人不悅曰機已
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吾飲
乎皆曰幸甚即具酒肴偕往小飲一亭前有大假山道人
酒酣振衣起舉手指劃山石一峰中分兩人就視見巖
山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注目
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絳遽合傷其指
杳無踪矣它日兩人復至杜壇用前法施之已無

然怨悔而歸後訪乳醫嘗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扣門
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今久不復然矣

云云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
立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
年備有道士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
令嘉厚予緡齋居月餘方夜卧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
每至女則昏寢及明人去方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
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已夜而伺之覺床動掩焉擒一人透
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誅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

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
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仰不可於
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夜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
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源人為兒童時言動已異常人與
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狎嘗欲貸錢二十千富子靳弗許
夜偶於外室聞扣門聲曰我東家女也夫使酒見逐夜不
可遠去幸見容一宿富子欣然延納與其寢處人知覺
曉呼起者不應但聞血腥滿室挑燈照之見女身書三

鮮血橫流如方披殺者駭怖幾絕自念此奇禍非楊不可
救亟奔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交厚緩急當濟之前
日相從假貸拒不我答今急而求我何也富子泣拜引
楊笑曰此易耳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
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錢但貸
我二萬足矣遂以符歸惴惴如戒遲明潛窺室中不見戶
一榻皎然若未嘗漬汙者不勝喜即日攜錢且具酒餞往
謝楊曰吾家几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
席對酌視常壚婦純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婦亦顧
屬自顧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

留連竟夕暨寤體中殊不快不住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
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有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

王道士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真二小字
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
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異得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
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
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手
三日後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以像觀之乃真貴妃面
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壝而

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鑰鑰之於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於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輿上曲盡綢繆勝於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

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
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於李夫人是邪非邪遠
矣

趙十四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澹雅蚤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
閑夜笙歌盡席未常不悲嗟至雍八月十五夜於亭前
琴瑟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嗟吁數聲至雍問曰誰
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
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與
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

閑遊荊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妝乘畫船將
吳太伯蒨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
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土人所敬伏此皆趙生之
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
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
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
見之某久不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曰神理
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為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
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灑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簾
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

內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忽聞寢有人
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
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
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澹服薄妝拜趙
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
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間里
等事徃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問尚佛經呼為功德此誠
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曰春秋奠享無不
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王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
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曰某平生無惡豈有

乎足下前與為署亦已盡得良父趙生曰夫人可去義
多時即有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
為記妻泣曰幽寘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授
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寘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
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掛汗衫
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
痛悼數日不食趙生名何蘇州人

周生

唐太和中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
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漢陽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

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登堂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
皇遊月宮事因相語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奈何
周生笑曰某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
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為則妄矣因命虛一室
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筯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
告客曰我將梯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
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曠晦仰而視之郎又無纖雲俄聞
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
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膚生曰
子不信我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

晦食頃方如物

蒲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叩門求宿
寺人以闔門訖更不可開乃止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
亦無牀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
明作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幙異常華盛又
見陳列餼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
不敢開門省問但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
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幙凡是用度悉納
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

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因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欲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愛者升裘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公飽饑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剖如簾管大有人與之陌路錢錢然有聲則見瓶開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以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

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瓶中見人馬并如驅
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綱大
至駐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且謂官物
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
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
相繼悉入瓶瓶中歷々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
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
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
而去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月餘在達旅未果遇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無以問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微呂諾之既延入推聲破牖致席於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粟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晦於此適聞王公陶器脫甚訝之因復一往於地俄頃乃舉以視之有一紫囊長五寸許囊中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衣人

戒曰呂生爾之市表倖也以甘旨無朝夕之給自費下
里而至而宜厚其館穀當金帛為贈何恃貴忘故之如是
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龔促呂歸其
逆旅潛召呂館之宴諸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囊甚厚

柳秀才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
畫人竄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壹柳城二秀才每以
氣相軋柳忽眎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
欲為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冉驚曰素
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出入

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郭
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鵬身赴圖而城坐客大駭
圖表於壁衆漠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嘗若出
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
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方嘯審未睹之不復認冉意
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
自擊其事

東流道人

池州東流縣村墟嘗有少年數輩相聚於酒肆賭博
三千被擄戰酣一道人容默頽武策鐵柱杖戲之

各者

時

既而曰添我一分同戲可乎衆相視欲不許漫應之曰
民小小作劇不足煩先生道人必欲預席裏不得已容之
入社既蹴踘團坐乃笑曰忘帶錢來且劇賭俟了後結美
若我輸却當一一奉還滿坐同言豈有是理不將一文隨
身如何可賭道人怒目曰汝曹任意喝五喝六偏不看我
衆恃人多交口肆罵至云定是個配軍賊道人奮起毆兩
人背各一拳登時氣絕搖撼不醒或走報鄰里或只遙望
恐其逸去必牽累入獄稍近前將為拘執之勢道人持柱
杖示之曰來者就死洋洋而行旁若無人店人以竹簾遮
兩尸候里正及縣吏相檢至夜尸忽作聲蹶起守者大叫

有鬼奔而出兩人曰我何嘗死且來聽說子細稍稍還就之云日午正賭之際被道人邀我去吃酒痛飲二十盃不覺大醉困卧於此今已豁然眾猶疑不信共坐天明而歸道人不知所之

張山人

唐曹王與衡州時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群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禽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纓及寸負囊拄杖蔽蔽而行衆人視之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刺道士左足遂見隱處

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餘里
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
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
鹿何在曰鹿在也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
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
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
相視乃舊識焉其足尋亦平復乃是柳州連山觀侯生即
從容遣之未期有一客過柳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
汚頗甚觀主見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
忽遇張山人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犯觸客即說

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禍却速
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彼為雷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
栢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室以東
木作丁字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
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迴求得栢木來郴州宿於山館
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雨雷電震於前屋須臾電光直入
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之狀不
得而止北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
生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輩尚能害人
豈合無狀相忤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

厚報之也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僚有燕吏
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
之累百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欬日暮延
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
相識耶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
值君其遭罹橫與君素無仇隙奈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
雲遂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耻乃
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

十斛剥去其衣推霰於中饑食其精渴飲其汁於是昏
幾一月迺縛出之使人感額鼻額援掖支體其手指肩膊
皆解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
蓄之為烏延驛中樵役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靈州
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
尋盡得奸宄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至前後如此
改人者數世矣

青城道士

獲即

偽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
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

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室中灑掃焚香設榻張帷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因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躍足而去又忽於地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禽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竿橋門去因使人以猪狗血瘡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淫穢少主不欲彰其

惡潛殺之

李處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
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
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迺投刺候謁禮容甚倨
公謂曰仲尼大聖人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
父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
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旦夕當有遘疾沉困者忍視
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
不食昏瞑百刻不醒遽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一人既

未嫁環床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
紀史義重恩裔情牽不得已解縲綬而祈叩之則曰若手
翰一文伏夜當祈之宜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
勿箋易鈐繫他無所須也公竟受教卽自草祝語潔手書
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悞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炮更深
疲於毫硯尅意一副繕札稍嚴而寢傳之中竟箋一字既
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滅合室相慶黎明李生
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畧
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
則昨夕所書之文也公驚愕頓服避席而拜酌之厚幣竟

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間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有數客同坐寺門見嬾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使挈水不動不知彼婦尤善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答頃之曰依然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為小蛇客探懷取塊粉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不能入婦人吸水嚙之稍大於前又懇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嚙水叱之遽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嚙客婦人又諭止客猶不聽蛇即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人欲走訴官婦笑曰

傷也引手取鮑投之地依然一檐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精何敢若此若值他人汝必死矣客再拜悔謝隨詣其家為弟子云

梁僕毛公

福唐梁繼居城中嘗往某鄉求福縣視田一僕毛公操舟半塗值暮望遠岸民家男女雜背若有所營毛語梁曰彼方賽神當往求酒肉來獻即絕茅挽之微作叱咤良久寂無應者毛窘怖失措亟入舟舉一盆覆其首俄風雲晦冥嘈噴小舟搖掉如舞一物鏗然有聲墜盆上若刀劍之臨已上響止風息盆碎為四五片但有半破簾管在焉毛喜

而出曰彼伎倆極矣本只是寄個消息去戲覓祭除不知
他便起惡意反要相害今以之不難不欲為官人作業且
常小報之乃拈亂釋一把置爐火焉其家應時煙起焰合
轉時問焚室廬幾半上人徒侶十餘人攜酒壺壺豚蹄
一雙奔造水次見毛遜謂若蚤知是毛公自當祇奉何
意却成激觸恕其罪過納微物毛為撲滅釋煙彼家炎
炎方熾隨手頓息但已焚去不可救耳求福人大率好奉
妖術而毛伎最高故勝之也兩下皆洞曉其名若外人遇
之危矣

潘成

廣州人潘成敗香藥如成都

擔村邸遇一道人謂曰君

每食時倘有鳥鵲及異物登

案剥啄時切不可食其餘

仍須尾逐之俟其落處急擊而有所獲越三日潘方食有

大鳥自外飛入見人不懼舒徐就器中攫食潘憶道人語

急擊之鳥突起潘攜挺奔逐鳥翔飛而去離地只數尺終

不能高舉約二十里力乏墜地化為老嫗又擊之嫗悲鳴

求納金贖命乃相隨行又十許里到江岸小山下有茆廬

嫗叩門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出迎置酒相款其家雖觸事

野寂而酒饌精潔器用雅素不用白金為之酒罷女奉黃

金十兩與客潘喜甚忘其為異物也遽受而辭歸告其逆

族夫且將同訪黎旦復往一無所見蓋此姬習幻術者
云

第十四卷終

廣韻異編卷之十五

印月軒主人彙次

幻術部二

竇致遠

竇致遠者蔡州伏羲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
為人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遇古寺基下聞其
上有人笑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
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角所
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竇
寃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感

致於前又素善卜筮虜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和雨
應曰翌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鏤空淨无陰翳父老交編
詰之竇曰諸君速歸須臾雨必至衆既去竇詣後園井傍
取桶繩浸於水叩齒拋擲俄為龍雷聲震轟而甘霖傾瀉
周匝二十里田苗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於官
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穷書生也
何能為所學者則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枝乃解腰間勒帛
冥地上一喝即卓立奮登其顛歌舞而下又解阜絛布地
叱之研然成烏鱗廷下人怖畏奔走竇曰无傷也鱗盤旋
之際已生鱗甲鬚鬣鱗鱗暴起化為飛龍遽乘之而去

板橋店記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年三十餘无男女亦无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駟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八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二隣比主人房壁旣而三娘子供繒諸客甚厚夜深置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與言笑至二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闔燭火皆熟睡袖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空

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燭挑明之
後於巾幘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七寸
置於竈前含水嚙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
耕床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
與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
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磴成麪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
麪作燒餅數枚有頃鷄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灯置
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
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
作駢鳴須臾皆變成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

賈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意後月餘日季和自
東都迴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
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
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為
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畢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
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
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
待他賓即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
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啖之饒入口

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無慮
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
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
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板橋三娘子何
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
可憐許父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
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
之

李秀才

唐部郎中陸紹元口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說僧渠

餐餌時某隣院僧亦邀之良父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
坐笑語頗劇院僧顧第十者新茗巡時匝而不及李秀才
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
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
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
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說變場
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
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何師爭敢輒無禮往
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
衆亦為酸澁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授杖

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
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鼻敗頰不已衆為詰之
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然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
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
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
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
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
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墮夜黑留此待緩急爾

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
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夜適
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
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黜韓生曰子所貯月光
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
克發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
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大晴夜月
灑灑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酒
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取而

永樂中 文皇帝崇信二教遣使脩武當山醮張二事金
道士建羅天大醮道心尤篤 上一日宴坐文樓見雲際
冉冉一物下近則羽衣黃冠士也鶴駕翩二駐欄楯外
上問何人答曰臣上帝侍臣以明年春建白玉殿遣臣為
陛下索紫金梁一枝其長二丈某月某日來取言訖杳然
西方而逝 上召群臣問之衆言此必真人安有人而鶴
遊空駐者侍郎夏原吉獨不信曰此幻術也天之蒼二積
氣所為寧有白玉為殿而金其梁之理即使有之上帝當
示人以儉不應以侈至是 上狐疑未決居數日又見此
羽士乘鶴而降曰梁不為鑄以臣為誰乎上帝震怒將遣

雷神下擊薄示小警 上深謝未遑又翻然而沒已而雷

擊謹身殿 上大懼亟命工範金為梁而內庫黃金不足

乃令天下里甲各出金五錢凡半年金集使鼓鑄為梁如

其所云二丈而夏公終不以為然 上聞之笑曰卿儒者

泥常之見耳兩度鶴降豈皆誣罔原吉不敢言已而梁告

成奏表天曹復見道人來鶴至 上曰梁當與女何以携

去答曰不難叱二鶴啣之而去原吉又以為妄 上密使

人察之原吉戒以天下金殆盡至金賤處則其所窟穴抵

陝西華山下果有人售黃金者其直甚賤乃隨之至山麓

以礪升三峯如履平地使者不能及乃令道士賁鉤

絙以升見六七方士方共斷金見人即起沃之以血不
替飛升而去但持半梁還奏山上始悔悟而嘆原害之有
識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於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就無成歸
棲輦下讀書判給衣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
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
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脯矣得無餒乎季卿曰
實饑矣僧且不在為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
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饑矣季卿啜訖充然暢

通饑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褰瀛圖李卿乃尋江南路
因長嘆曰得自滑泛於河達於洛泳於淮濟於江達於宗
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
竹葉作葉舟置園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
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李卿熟視之稍覺渭水
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
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
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
登岍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
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

作差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
至家妻子兄弟拜迎於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
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
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歸
南望長蓬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
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
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聲
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
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
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試期一更

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子慟哭於家謂其鬼物也
一葉漾漾適舊途至於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
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
六十日方自知時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
二月季卿之妻子賁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
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
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
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張真人

咸化中真人張某家居忽一道人自空而降曰吾天

葛

仙翁也奉帝命求有道者觀子清脩故特將引雲鶴降可能同升乎真人疑之延坐忽飛去明旦復至太息言曰降僊緣難遇以公之才而不我信命也真人乃厚加款敬問有何能曰無所不能出丹點汞隨手成紫金飛符召將立現於前剪紙為禽獸飛舞與真者無異真人益敬事之乃出白金數百兩令治黃冶又出金銀器為宴賒其談洞曉玄秘雖伯陽子訓不是過也居數日席卷所有飛去莫知所之真人慙忿曰吾為天下道師而受妖人欺罔胡顏世間耶即設壇召將問之云此人得奇術日飛萬里今在湖廣之某山當為吾師致之物可得人不可殺也尅期而去

至日見神將縛道人至所失物隨擲於地真人以木符
之將論獻於朝一夕復失所在

倣詭部

吳約

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以父左朝奉郎民瞻遺澤補
官再仕廣右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家故饒財且久在
南方多蓄珠翠香象奇貨駿馬及鞍勒可直千緡悉攜自
以隨待引見留滯數出遨嬉服御麗好又與隣近寓館諸
客相習熟有宗室趙監廟挈家居百步間志同道合數以
酒饌果蔬來致餉吳亦荅以南中珍異趙邀至居舍

骨肉時取其衣衾洗濯縫紉細意慰帖曲盡精致周旋
久令妻衛氏出相見美色妙年吳為之心醉遂同飲席酒
酣以往笑狎譁浪目成雲雨忘形無間趙殊不動容唯恐
宿之不我顧如是者屢矣一日趙從吳假僕馬欲往娶吳
立遣密使套頭持簡來約未申前後詣彼云機不可
失吳慨然下行至入遠閣張筵偶坐極其歡適善謳且
慧點唱酌應和出人意表及暮遂留宿將就枕忽聞扣扉
甚急乃趙生歸衛陳汗浹色命侍妾收撤觴豆掃除殺核
外來吳欲覓去而不
方畢趙從
下衛見趙問
日大戲
激浪如山渡江不得暫歸

拂曉即東矣索湯濯足置盆於前且洗且澆須臾間水流
滿地吳衣裳濟楚慮為所污數展轉移避憲率有聲趙秉
燭照見大叱使出曰與君本非親舊但念羈旅中故相暖
熱今交游累月何意所為若是吾妻係宗婦豈得輒犯明
當執以告官此輩由淫婦始且先湘簪然後斷之以法吳
頓首謝愆遂與衛並施束縛坐於地上鞭衛背數十趙取
酒獨酌且飲且罵以賤畜醜詆衛不敢對但悲泣咽趙撫
劬疾視如將揮擊夜過半方熟睡衛語吳曰今日之事
我誤官人亦是官人先有意向我不謂隨手事敗焉爾
用宗陰刑責所不加儻坐奸論只同常人我委身受

前者

足道將來猶可嫁與市井細民妻妾官人何吳曰汝夫
吾財耳衛曰實然趙睡起訶言愈切吳請輸金贖罪
曰我忝為天胄以妻子易賄邪吳乞憐不已願納百萬
應增至三倍乃並鞍馬服玩盡賂之始肯解縛使自狀其
過乃放歸壯夫數輩盡掇資裝去同鄉多為不平或謂曰
彼豈真示婦教蓋猾惡之徒結娼女誘餌君而君不悟也
吳大悵悵擬訟諸府縣往視昨處空無一迹怨恨欲死囊
中枵然幾無餬口之費迨改秩再往連州陽山縣歸所喪
既多心志罔罔而且貽里社姻友譏議常如醉夢中遂感
疾沉綿未赴官而卒

楊戩館客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
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裝輪盤傳致食物
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妻慕其風標置梯踰屋取以
入恣其歡昵將曉送之去以夕復施前計同列漫聞之遂
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賂舉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
報戩且至亟升至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家望見疑
其非所處始為物所憑崇遣扶下招道士誨治因憂而
寢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圖深報其姦故置餽
極口慰拊客謂事已弼弗淺矣一日召與共飲竟

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卧榻上持刀剖其陰剥出
痛極暈如戩命以常法灌傳藥此數者蓋素所用醫工也
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但見墮鬚在盆無數日以
蓋多已而儼然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寢
閣與妻女同宴飲蓋知其不必防閑且以爲玩具也客素
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迹皆傳
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之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
爲鬼客呼曰務德何忽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握手流
涕道遭變本末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接待貪戀餘
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王朝議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攜金千萬肆遊
適近邸鄭李二生與之游一飲一食三子者必參會周旋
且半年歌樓酒場所之既倦頗思逍遙野外一日約偕行
過一池見數園人浴馬望三子之來迎喏頗肅沈驚異以
為非所應得鄭李曰此吾故人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
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與其信步浪遊棲棲然無所歸
宿曷若跨王公之馬親謁之手翁常為大都家資絕富
姬侍喜賓客今老而抱疾諸姬悉自離心而防禁苛密
吾曹至必傾倒承迎一夕之歡可立得君有意否乎

修言動之沈太喜即回池邊李鄭喚馬圍人謹奉令
請所往曰到汝使君宅遂連轡按轡轉兩坊曲得車門門
內宅宇華邃李先入報出曰主人聞有客喜甚但久病倦
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便服相延已而翁出客止固如士大
夫而衰態堪掬揖坐東軒命設席杯棹果饌咄嗟而辦雖
不腆飫皆雅潔適口小童酌酒過三行翁嗽且喘喉間痰
聲如曳鋸不可枝梧起謝曰體中不佳而上客倉卒惠顧
不獲盡主禮奈何顧鄭生代居東道曰幸隨意劇飲僕姑
小歇者藥併服少定復出矣沈大失想興緒亦闌珊散步
於外將捨去又未忍忽聞堂中歡笑擲骰子聲穴屏隙窺

之明燭高張中寘巨案美女七八人環立聚博李徑入
扶衆女曰李秀才汝又來所攬遂廁其間且擲且笑沈神
志搖蕩頓足曰真神仙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勝會乎鄭
曰諸人皆王翁侍兒翁方在寢恐難與接對非若我曹與
之無間也沈禱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子並為我辭倘
得一餉樂願畢矣鄭遂巡乃入睢盱偵伺良久介沈至局
前衆女咄曰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
會故願拭目女曰汝得無與松子良誘我乎一經取酒滿
酌為沈飲醕無餘姬詫曰俊人也戒小鬟伺朝議睡覺
報乃共博沈志得意逞每采輒勝湏臾得千緡諸姬餽

首飾為之一空。鄰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賄索酒。無算有姬，最少艾敗最多，愠而起，挾空樽至前，曰：只作孤注一決。此主人物也。幸而勝，固善脫；有不如意，明日當遭鞭撻，勢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或責之，皆不聽。沈愀一擲，敗為傾。樽倒物盡，實以金釵珠琲評其直，三千緡。沈及其所擲，又去探腰間券盡償之，尚有餘銀。方擬再角，勝俄聞朝議大嗽索唾壺，急衆女推客出奔。入房，三人趨，諸原飲處。翁使人追謝，約後數日復相過。沈歸，即卧不交睫。鷄鳴而起，欲尋盟。拂旦遣召，二子云：已出候之。土午杳不至。遂走王氏宅，審之，屋空無人。詢旁側居者，云：王無王朝議，時首

之市但惡少年數輩偕平康諸妓飲博於此耳始悟所
計是時囊裝垂罄鄭李不復再見云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
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扣扉者啟闕視之則一道士也草
履雪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
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
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
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觔寶劍二口其氣
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其葬之穴矣黃金可以

贈初第甚困者其龍泉自佩常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
斬魔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輩悉具香鋪
候擇日發土則可以自驗矣然若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
不復能追今侯良宵剪方為壇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
戒僮僕無得洩者問其結壇所須曰微纒三百尺赤黑索
也隨方色綵纈素甚多洎几案爐香袍襪之具且曰某非
利財者假以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須以中
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
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為務今有囊篋富
紫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

重不可勝緘繙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於
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具於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具於
隙某當効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為人窺則禍立至俟行
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偕香鍾來及夜而發之冀得
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
舉不得已闢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擲盃覆器飲
食狼藉絲縷器皿悉皆攜去輪蹄之跡錯於其所疑用微
纒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
信於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

真珠姬

宣和六年正月朔日京師宣德門張燈賣近家皆設燈於門外兩廡觀者億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居西遣青衣邀其友真珠姬者曰若肯來當遣玳轎至女年十七八歲未適人顏色明艷服御麗好聞呼喜甚請毋欲行時日猶未暮少頃轎從西幄來昇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轎至王家人語之曰姬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先找者於是知為奸黠所欺亟告於開封散遣賊曹迹捕其家立賞揭二百緡求訪杳不可得明年三月都人春遊見破轎在野有女子哭聲無人肯與扣窓詢之乃真珠也走報其家取以歸露其鬢髻不施朱粉望父母擲身大哭

久乃能言初上車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俄入一狹徑
漸進漸暗車止而止乃是古神堂鬼卒十餘輩執其杖夾
立坐者髯如戟面罔尺餘目光如炬我懼而泣拜比即叱
曰汝何人敢奸吾輩字便使人掉拽裸衣用大杖撻二十
杖畢痛不可忍昏昏不知人稍甦乃在密室內一媼拊我
甚勤為洗瘡敷藥將護一月甫能起先遭奸污然後售於
某家為妾主人以色見寵同列皆妬嫉因同浴窺見藏
語主人云我為女時嘗與人姦受杖矣主人原知我行止
至是乃曰若果近上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棄還付
牙僧家猶念舊愛不督餘顧直僧家既先得金多且異

敗露不敢再彌以乘未晚送於野亦幸不死耳乃知向來
神堂所見皆群賊詐為之

張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嗜酒侮謔時輩或乘
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
士詩云太行額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
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
士也因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
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
甚武腰劍手囊中貯一物流血殷於外入門謂曰此非

豪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

之恨

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

有

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子欲郭

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怨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

否立欲酌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

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爲己累客

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承首也由是

俠之氣頓衰矣

俠之氣頓衰矣

臨安武將

向巨源為大理正其子士肅因出謁呼寺隸兩人相隨搭
所謂院長者也到軍將橋遇婦人蓬髮垂泣而來一武士
着青紵絲袍如將官狀執劍率驍衛其後唾罵切齒時以
鞭痛擊怒色不可犯又有健卒十輩負繫箱篋行路爭駐
足以觀士肅訝其事院長曰只是做一場經紀耳肅殊不
曉使踪跡其由徐而來言浙西一後生官人赴銓試寓於
三橋黃家客店樓上每出入下樓常見小房青簾下婦人
往來姿態頗美心慕之詢茶僕曰彼何人僕感額對曰一
店中為此婦所苦二年矣問何為曰頃歲某將士攜妻居

此房十許日去欲往近郡留妻守舍初約不過旬時即
杳無信婦無以食主人不免供其二膳久而不能供然
季在即者輪供焉未知何日可了此業債也生喜曰可得
一見乎曰彼乃良人妻夫又出外豈宜如是曰然則致少
飲饌為禮可乎曰若此則可於是買合食送之明日婦人
却以勸酒一椀答謝生生愈注意信宿復致餉婦亦如前
以報生買酒自酌使茶僕捧一杯下為壽饋至於三強僕
必盡力邀請婦固辭不獲勉登樓一酬亟趨下生覺可動
厚賂此僕使游說他日再至遂留坐從容久而不復自
浸淫及亂相從兩月許婦人與生曰我日日自下而升

目所視終為人所疑君若從而相就似兩便也生滿意過
望立攜囊索卜真隣室而身與婦人處甫兩夕平日未荷
洗望見一丈夫長六尺餘自外至婦變色顫悸曰吾天也
生遽走避彼丈夫直入室叱詈捽妻髮亂箠生委身從後
門竄凡所賣皆遭席卷方迷戀時足跡不出戶庭竟未嘗
赴也蓋少年多資且不解事故為惡子所誘陷耳

寧王

寧王善獵於鄧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鑰甚固命發
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
遇一夥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其至此舍擊上訴治熊橫

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不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京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深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起啟門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休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安置此僧也莫氏能為新聲當時号莫才人嚙

第十五卷終